雒閩源流錄

雒閩源流錄卷三

無錫張夏纂　門人黃昌衢 昌佩 校

謹按太祖定鼎於南而南學最盛一時正儒非溯閩宗即揚發派尚矣文皇遷都於北而北學遞興澠池河東伊雒之接武也蘭州師弟關中之餘響也似地靈亦應時而轉者嗣是百年間而其徒與東南之英遥爲倡和何其純粹中和無少瑕疵乎是時在南方則有劉臥廬之篤學焉有吳聘君之倡道焉又有若何椒丘之樹立陳布衣之奮跡與夫楊文懿兄弟之並起焉愚竊以爲此太祖崇正

之效也說者謂文皇首命儒臣纂修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書成表章之功軼元續宋用是四方嚮風名賢踵出則末學竊見其不然夫濂雒之學傳至南渡後不無駁雜得朱子爲之摧陷廓清錄伊雒淵源而始正輯近思錄而始醇所謂集羣儒之大成也後人誠謹守勿失卽可免岐路之悲自幾宋入元漸復乖離私改宋史者尤爲無識其纂道學傳於周程張邵諸子之後遽躋陸於朱上異同混編令人適從靡主又屈安定康侯東萊北山暨齋諸子於儒林屈西山鶴山諸子於列傳分其塗轍

斷其脉絡比而論之竟同倒置幸其書未行眩惑者鮮種病雖淺猶可救藥當明運新隆固釐正之機會也假令文皇能體太祖之心修太祖之教諸臣亦能以憲章爲已任一循朱學成法筆則筆削則削期於整壹衆庶準式來茲然後頒布學宮庶幾千載一舉而聖人之道如日中天矣不知出此乃狹小前度博採諸家務爲參互前而臨川眉山後而金谿橫浦凡經先賢繩削者莫不標舉收入論規模類依大注詳首尾間涉異端遂使後來入室之戈易班之莵得豫竄其跡何其誤也意者文

皇非學問中人非制作之主徒借此以欺世盜名
諸臣亦皆迎附靖難之徒故爾餖飣舊籍苟且成
書耶惜哉是書不修于洪武建文而修于永樂之
初朝無貞臣有負大典也且吾觀簡首纂修姓氏
詞林部曹而下又旁及廣文數人當日徵才不爲
不廣然按開局修書之日正月川敎霍之年試引
而問之必大有是正何未之及也豈非眞儒難進
當事者交臂失之耶抑吾道當明於下不必明於
上有數存焉耶故愚嘗謂明儒學脈初盛之守正
太祖實首其功中葉之趨邪文皇當任其過彼反

欲歸美文皇譬如宋有濂雒關閩不曰藝祖讓天下之詒而曰太宗殺弟姪之報又可信乎雖然饒人朱友季嘗詣闕獻書詆宋大儒之說文皇從楊士奇言斥其爲儒之賊特差行人押還本籍令有司聲罪杖遣盡焚其所著書此聖政也使當時無此一番懲戒新學之禍不待成弘後始熾矣從來功過原不相掩孰謂文皇之於吾道無尺寸功哉宋史朱熹在道學傳陸九淵入儒林傳至我平湖馬氏後改宋史列陸於邵子下朱子上

曹　端 月川先生 李德附　郭　睿　倪　峻　李時勉

陳敬宗　楊　鼎　尤　文　吳　訥

彭勗　薛瑄敬軒先生　閻禹錫　張鼎

喬縉　李昶　衛述楊鑑附　張傑

劉誠

曹端字正夫河南澠池人其先本姓楊氏居山西曲沃門村五世祖嗣以父命出繼舅家曹氏又四傳至敬祖始居澠池屈陀里娶邵氏以洪武丙辰春正月感修竹之祥而生先生自少特異於人與羣兒游必拱立不妄戲謔言笑知愛敬飲食必讓父母兄長出入先後必候長者父母器之曰儼然老成端人因名曰端七歲從父遊學宮見有觀河圖雒書者問曰此星子黑白不同如

何其人異之曰分陰陽也白是陽黑是陰歸畫圖于地
問父曰與書上相似否父益奇之一日見風雨雷電虹
霓問父曰是從何處起父無以答益知他日當大有成
就明年始入里學讀孝經曰不如是不成人子嘗曰人
生上戴天下履地參兩間而立者不能以忠孝立身非
大丈夫也至十五盡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尚書詩禮
周易春秋能通其義曰六經四書天下萬世言行之繩
墨也不可不使之先入于心然後徧讀通鑑綱目諸子
史百氏之書以考覽得失而定其賢否雖周公孔子之
聖猶且朝讀百篇韋編三絕況常人乎因建勤藝齋以

陳經籍年十八爲邑弟子員明年娶陳氏初讀辯惑編而好之至是志意堅定始卓然以斯道爲已任時有僧者謂先生曰秀才勤學篤孝但不信神佛未善先生曰事之如何僧曰佛主輪廻神主禍福事則報本先生曰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能敬天而不違尊祖而繼志是謂報本若事神佛而言行違理何云報本且佛法自漢明帝時始入中國漢去開闢數千年豈漢以前無輪廻獨漢以後有輪廻哉神如關李等皆漢世人豈漢以前無主禍福獨漢以後有主禍福哉僧曰輪廻不可逃惟佛救度之禍福不可逃惟神默佑之先生曰人氣聚則

生氣散則死猶晝夜之必然安有死而復生生爲人生而復死爲鬼往來不已爲輪廻哉且使人皆事佛不夫婦乾坤內不過百年無人類矣佛法將安施乎至於作善降祥作惡降殃禍福之來人爲感之使人不積善而諂神求免神本至公豈受枉法之賄而倒禍福之柄乎天道福善禍淫鬼神不能移也書曰惠廸吉從逆凶鬼神何與僧曰秀才說鬼神佛不足事歷代何以立教門崇祀典乎先生曰佛出西方本以導化外國外國事之中國可乎至若神之有功德于民者其祀典亦不敢僭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封內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

其祖先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今一郡神祠數百一鄉神祠數十家祀天地人祭山川甚者昊天上帝與五嶽及忠臣烈女同坐一室共饗一祀悖禮瀆倫不可勝言魯公三望春秋譏之季氏旅泰山孔子非之況庶人乎古者民不祀非族神不歆非類彼釋氏妄說輪廻惑世誣民滅天理矣棄妻子離父母滅人倫矣雖事神佛無以救背理亂倫之罪況能報本耶舍中國先生之法從事外國空寂之教舍劬勞罔極之恩周旋釋氏悖逆之像謂之忘本可也如欲報本棄而幼習歸而故家拜父母於堂上饗祖宗于地下娶妻生子思以繼續宗

祀上供賦稅下守禮法所謂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報本之道舍是何以哉眥默然久之曰秀才言是也恨年老不能從學耳當是時先生因父好事神佛家用巫覡族人壟用地師之術兄弟有欲析居者乃作夜行燭十有五篇以勸正之謂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民秉之彝也老子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繇之路民用之常也其言辨析甚精父好之卒向學復作家規輯畧十有四篇建祠堂于家依文公家禮以奉先世神主置祭田二十畝祭帛取諸蠶桑爲籍印識使子孫奉行焉乃上書邑等請毀淫祠百餘所爲設里社里穀壇

使民祈報惟存夏禹雷公二廟而已永樂戊子舉鄉試第二明年會試登副榜第一授山西霍州學正戊戌以內外艱去壬寅補蒲州學正洪熙乙巳春吏部考績霍蒲二州學者上章爭留之復補霍州學正宣德丙午典陝西試己酉壬子連典試陝西甲寅夏六月丁丑卒于霍先是州大夫入問疾先生曰諸大夫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吾無遺憾矣諸生入問疾先生曰賢輩尊所聞行所知吾無遺患矣召諸子語之曰吾平生不喜佛老不悅齋醮惡其害道亂正也我死爾曹當以我葬考妣之禮葬我毋我汚也至是正衣冠而卒年五十九

瘗霍城東子琇璟廬于墓側其後天順間學士黃諫遷
之澠池故里當先生之爲霍州學正也教人以踐履爲
主始至得李德同升講席久而愈敬霍州饑則分俸濟
諸生貧乏者勸州守發倉賑民多所全活司訓張睿死
爲之主其喪具棺以禮歸瘗給其老母幼子于家時有
樵者鬻薪誤得金釵明日歸其主或曰辛苦得金何歸
也樵者曰曹郡博有道人也以有道者倡敎吾霍可不
知化乎先生聞之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訪其姓氏天
郡志中高文質者霍州士也與同輩觀樂中途返曰既
行曹先生得無知乎如知何面目相見縱不知終當自

愧卒不往歸語人曰覩曹先生書籍聽曹先生言論餓可以忘食寒可以忘衣可輕其身從流俗耶先生在霍最久州人士從而化者不可數計蒲霍之間人服先生之教行家禮毀淫祠者數十百家先生之補蒲州學正也與州人王士希爲友凡所以行已教人一如霍修學宮廨舍不避太歲不討土旺諸生有欲作佛事葬其親者以道諭止之司訓周敏在京師其妻死于蒲先生主喪事不用浮屠毋惑其妾不肯服衰責以大義使服之敏歸大悅曰篤朋友之義嚴妻妾之分斥釋老之教一舉而三善備矣其自蒲而復教于霍也嘗築拙巢于霍

庠時薛文清公方爲大理卿與先生善乃原元公拙賦之旨爲之記晉定王過霍延見先生曰今幸識曹先生矣爲建頒書閣以貯上所頒經籍聚學者講習其中而四方來學之士日益衆及於没而相與悲哀之如喪考妣門人蒲坂謝琚志其墓謂鄒魯河雒之教復見于今日師道得人先生一人而已先生居喪苫塊飲水形容哀毁杖而後起弔祭者迎送卒哭無少怠一如家禮不徇風水齋醮遠近觀者幾千人既葬廬于墓所三年不食菜果鹽醯負土成坟植栢成林靈雀巢于樹雉兎馴遊其間人皆稱孝感毎遇考妣忌辰終日哀慕未嘗飲

食言笑接見賓客親沒後遇巳誕日亦不受賀倍恭祠堂凡九族之喪聞訃必依制行之素服蔬食未嘗少閒父幼孤養于外舅邵氏家邵氏無後故與曹氏合祀適別立義祠以祀之自奉甚薄衣取蔽體食取充口出入不騎乘喜稱人善惡言人過言語謙和禮貌恭肅未嘗以賢智先人雖隆冬盛暑不冠帶不見諸生有所叩問輙據事理以應之故賢者慕其誠雖婦人女子走卒樵夫皆知稱先生名而樂道先生之德焉居家夜分乃寢鷄鳴而起諸子侍立終日肅恭不怠兄愛弟恭和順親睦諸婦皆知禮義饋獻整潔無故不窺中門出入必擁

蓡其面皆先生至誠之心所化也可謂醇儒君子矣所著有四書詳說孝經太極圖通書西銘諸述解性理論存疑錄儒家宗統譜夜行燭家規輯略等書及語錄行于世其序四書詳說曰夫四書者孔曾思孟之書所以發六經之精義明千聖之心法也語其要分之則論語曰仁大學曰敬中庸曰誠孟子曰仁義合之則帝王精一執中之旨而已矣其序孝經述解曰性有五常而仁爲首仁統萬善而孝爲先蓋仁者孝所繇生而孝者仁所繇行者也是故君子莫大乎盡性盡性莫大乎爲仁爲仁莫大乎仁孝其序太極圖述解曰太極者象數未

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是生兩儀則太極固太極兩儀生四象則兩儀為太極四象生八卦則四象為太極推而至于六十四卦生之者皆太極焉蓋孔子而後論太極者皆以氣言老子道生一而後乃生二莊子師之曰道在太極之先列子渾淪之云漢志含三為一之說所指皆同微周子啟千載不傳之秘則孰知太極之為理而非氣也哉是後有增周說首句曰自無極而為太極則亦老莊之流有謂太極上不當加無極二字者則又不知周子理不離乎陰陽不雜乎陰陽之旨矣亦惟朱子克究厥旨遂尊以為經而

詮解之眞至當歸一之說也又以朱子語錄爲未成之
書混于注解之文因作太極辨戾文其畧曰周子謂太
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陰陽之理繇乎太極之動靜
而朱子之解極明備矣其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
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尤不異焉及觀語
錄却謂太極不自會動靜乘陰陽之動靜而動靜遂謂
理之乘氣猶人之乘馬馬之一出一入而人亦與之一
出一入以喻氣之一動一靜而理亦與之一動一靜若
然則人爲死人而不足爲萬物之靈理爲死理而不足
爲萬物之原理何足尙而人何足貴哉今有活人騎馬

則其出入行止疾徐一繇乎人馭之何如爾活理亦然不之察者信此則疑彼矣信彼則疑此矣其作通書述解篇中論孔顏之樂有曰孔顏之所樂者仁也非是樂這仁仁中自有其樂耳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語曰仁者不憂不憂非樂而何周程朱子不直說破欲學者自得之耳其作西銘述解大意在明理一而分殊爲分經布註以解之其作性理論凡經史之疑難性理之奥旨皆詳著爲論其序存疑錄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乎不在性卽理也理之稱名曰太極曰至誠曰至善曰大德曰大中名不同而道則

一也六經四書之後闡明開示至當歸一之論惟周程張朱眞得孔孟宗旨是以於講授之餘信手錄其所說首太極以闡造化之源次陰陽以明造化之流而後刻其成象成形有涯有涘或動或靜在幽在明之久之暫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之故及夫道統之傳異端之辨以實造化理氣之無窮則吾道一以貫之無遺焉其序儒家宗統譜曰是儒家之眞源正派也眞源乃天地人之所自出正派乃皇帝王之所相承所以參天地而立人極然其大目則曰三綱曰五常而其大要則曰一中而已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皐夔稷契

伊傅周召儒而相孔子儒而師然則孔門一帝王之教耳帝王一天地之道耳儒家者所以相天地宗帝王師聖賢心公天下萬世之心也道公天下萬世之道也朱子謂釋氏出于自私之厭老子出于自私之巧夫彼豈可與此同年而語哉嘗言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便是靜不妄動方是靜故曰無欲而靜到此地位靜固靜也動亦靜也又言吾輩做事件件不離一敬字自無大差先生著書立言之意大率具此嘗自稱伊雒後學以志私淑二程晚年有得於太極之精旨爲川月交輝圖以喻其妙其圖天上一月川中九月詩曰天

月一輪映萬川萬川各有月團圓有時川竭爲平地依舊一輪月在天所以喻夫統體各具之太極與萬感之俱寂而一理之常存也因更號月川子學者稱爲月川先生李德字紹賢霍州人先庠師盧廌公請爲賓師及聞月川先生除任遂辭去月川至命諸生請之同堂講論兩意大洽文教振于晉陽問霍人稱白雲先生薛文清公贊月川像云質粹氣清理明心定篤信好古距邪閑正有言有德以淑後人美哉君子光輝日新正德中大司馬彭澤致書河南李巡撫稱爲理學之冠欲舉從祀其後廷臣屢以爲言未果行

郭睿山西霍州人從李白雲曹月川兩先生講學永樂甲午鄉舉任南城兵馬指揮尋聞父喪徒步奔歸

以不及治塟爲痛遂廬墓側有白兎穴於廬次馴若家畜月川作歌以表章之

倪峻字克明一字維岳南直無錫人生元至正庚子少游邑儒陸士弘之門諱以道載元儒攷畧受蔡氏書傳學識醇正及應洪武庚午鄉舉遂魁其經署教鄆城訓諸生先德行而後文藝居八年中州俊秀負笈從遊者千人擢令泗水永樂初改沙縣專以禮讓爲治修起了齋豫章二先生祠爲之記講學於其中閩士雲集親自飭勵誘進之以政最召爲兵科給事中尋長其科廉正守道上書諫佛事時人擬諸韓表文廟怒左遷行

人司行人遣使外國以折之後先浮海者垂十二年初占城王欲召見與之辨賓主正君臣力折驕王俾損萬乘郊迎而後宣詔王聽命惟謹凡三至占城而執禮彌堅訖正天朝使臣之禮歸過沙縣父老擁車拜泣扳留百端七日不得去敭歷三十載得俸盡以分親族貧交既艾請老家食不給日與弟子講伊雒之學於東林性好鼓琴詠詩優游十餘年卒葢錫山東林有宋五賢而後楊時喻樗尤袤李祥蔣重珍明初當絕續之介其得中延一綫者非無繇也所著有靜寄集行於世子恂以孝友著孫敬字汝敬中進士官御史亦以

諫顯於正統景泰間有月樓文集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一字古廉江西安福人少有大志甫成童毋自勵曰顏曾希聖四勿三省永樂甲申進士改庶吉士預修高廟實錄永樂大典初授刑部主事改翰林侍讀十九年三殿災詔求言條上十五事皆切中時弊有旨允十四事施行之是冬復言事忤旨繫獄二十一年以學士楊榮薦復職扈從洪熙改元言事觸諱忌仁廟震怒命武士以金瓜撲十數下脇斷曳出大學士楊士奇灌以燒酒得不死乃下錦衣衛獄先是折脇內向不相著及用挺杻斷骨忽

自後宣德初上幸萬歲山恨其言戇觸仁考怒令使
者縛東面鞫之已又令王指揮縛斬西市王指揮出
端西旁門古廉已爲先遣使者縛入端東旁門門中
相左王指揮至獄知古廉入亟走還將縛送西市古
廉已入見上得赦矣上曰汝何激怒先帝對曰臣言
制中不宜御妃嬪太子不可遠離膝下至第六事止
不言上再問對曰臣不能記其詳上微笑不復問且
索諫草在否曰焚之矣上遂憐其忠愛命立脫桎梏
復原官預修兩朝實錄成進侍讀學士一日上懷金
錢至史館撒於地縱諸臣拾取古廉獨正立上呼之

前以袖中餘錢賜之上嘗御文淵閣賜諸學士飲顧謂曰卿非朕安得飲此酒古廉頓首謝曰臣蒙再造恩不勝感激正統初兼經筵官每進講上必傾聽聞者莫不稱善以爲范淳夫其人也進學士六年遷國子祭酒倣胡安定教條隨材造就之督勵嚴甚每旦五鼓命膳夫提鈴諸生門卽起誦讀夜終二鼓方聽就寢或時潛行以察勤惰無燈者旦罰治之尤禮待諸生病給醫藥死助棺殮未娶者使有室師生間恩義浹洽不啻父子上疏請改建太學太監王振奉命來視古廉與之抗禮振生日又獨不賀振啣之坐以

擅砍文廟古木爲不敬命置百斤枷枷號國學前司業趙琰掌饌金鑑皆寺罰有一枷特重數斤振爲古廉設也金曰鑑年壯當荷此古廉曰僕雖老筋骨甚堅即以自荷諸生司馬詢等數百人伏闕請宥而石大用者獨上章乞身代之始獲釋尋致仕去諸生涕泣走送觀者塞途商賈爲罷市又明年北狩報至北面頓首號慟上疏言選將練兵迎還車駕數事景泰元年卒年七十七謚文毅成化間贈禮部侍郎改謚忠文

陳敬宗字光世浙江慈谿人永樂甲申進士選庶吉

士預修高廟實錄永樂大典授刑部主事復預修五經四書大全徵入史館預重修高廟實錄書成改翰林侍讀內艱去宣德改元起復修兩朝實錄未及竣遷南京國子監司業精察積弊首疏三事上之九年秩滿晉祭酒光世矜嚴好禮儀止端莊當會食諸生稍有失儀卽令待罪或有所對嚴若對君每遇丁祭豫齊十日於箱房宿焉久居太學力以師道自任不少厭倦中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有違犯者扣除坐堂月日悉爲慮贖預示而堅守之諸生以是畏憚不敢少恣是時宣宗之政嚴于朝典遇

諸僚屬槩不假借閒以此致怨弗恤也有挾私忿誣奏之者法司將覆請逮理或謂宜上疏自辯屬筆者詞多遷就光世曰不可被誣罪小欺君罪大具實以聞事得竟白時闈中楊鼎發解試禮部下第疏乞入南監從光世學詔從之鼎至監清苦力學後舉禮部亦第一廷試第二仕至戶部尚書其能得士心而成人材如此素善飲共客酩酊尤自儆然若未嘗飲者人皆服其養平生剛正介潔不見喜慍官太學二十餘年諸生多位至卿貳光世獨久不調處之裕如可以徵量可以觀守矣時北監李古廉先生約束諸生

身教亦嚴世稱南陳北李云景泰元年引年致仕既退家居不輕出入望重朝野天順三年卒年八十三謚文定著有澹庵集行于世

楊鼎字宗器陝西咸寧人家貧好學手不釋卷歷治詩禮易三經宣德乙卯鄉舉第一明年試禮闈下第時南監祭酒陳公敬宗學行動朝野乃上疏請入南監就教上從之比至監清苦力學修行陳公試其文察其行歎曰閉戶端居丼人所苦雖簞瓢不是過也正統已未舉會試第一擢廷試第二在翰林逈然自异累陞戶部尚書持正不囘嘗書十思于座隅以自

省曰量思寬犯思忍勞思先功思讓坐思下行思後名思晦位思卑守思修退思早未幾加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太保謚莊敏宗器天性直諒見事明決確然有守死生禍福舉不足以動其心居家冠昏祠祀遵用古禮致仕後築靜善書院延師以敎里中子弟歲饑悉出所蓄以賑親舊嘗語諸子曰吾平生無可取者但識廉耻二字耳因自號耻庵又言吾學問得之南雍爲多著有助費稿二十卷及奏議五卷行于世子時暢由進士歷學士少卿時敷舉人嘗親喪廬墓弘治初旌表

尤文字務樸一字文逵南直無錫人文簡公袤十世從孫父味菜翁卜居東郭廻溪里有願生文人不願富之語及生務樸因命名曰文自少博學洽聞傾其同輩弱冠讀程朱遺書與遂初先生集慨然向慕潛心精究直探淵源以復性立命為指歸以持志養氣為塗徑謂學者必先於天理人欲關鍵剖決分明纔有入手處屹然有千駟弗視一介不取之思洪武中舉明經秀才俱不就晚益超邁獨悟天則之妙奉母隱居致養為樂若將終身焉永樂十七年詔天下方面官保舉孝廉又詔吏部訪學行並優者取來於是吏部以馬麟等十五人具奏列

及僕名第二上特遣行人盧玉齋勑書徵之大吏爭臨門勸駕以母老疾無他子力辭時麟等被徵至京以明年閏正月朝見授布政七人參政五人賜釋褐一人其不至者獨務僕與梧州吳貞簡鶴耳貞簡有足疾故不行以布衣敝屣棄二品人並高之徵書有云爾尤文生於詩書尋友之家實出理學名臣之後志懷堯舜行合閔曾既篤事親之淡誠必抱致君之遠略累舉明經嘉遯丘壑朕欲賁啟沃心渴儀型特遣行人聘爾入朝用展致知格物之學共成時雍於變之休端有望矣毋眈釣築過佚前光當時眷注之意如此務僕弗為動也厥

後尚書胡濙巡撫周忱等復薦之終不出及卒門人私謚曰恭靖先生著有語錄二卷行于世閩人陳眞晟序之謂議論切實學術純正與有宋五子書相爲表裏非後儒可並自務樸紹明文簡之緒而子諤孫弼曾孫晉玄孫瑛五世孫鏜六世孫之濤代以文學科名顯諸孫賢且貴者祀世德祠得十二人南方稱家學之盛者鮮與比埒焉

愚按呂邑務樸先生不肯事靖難之主二泉先生不欲立議大禮之朝乃其辭召命也皆以養母爲言以存全忠忠亦以忠成存世人無緣窺見心事惟其身不出而倫教賴之矣何粹夫嘗論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浮在不義不在富貴竊謂爾先生斷斷不肯就亦衛之於義而已故吾儒還辭爵祿處卽當擇中庸辨學者辨此

吳訥字敏德號思庵南直常熟人七歲能背誦五經正文長而力學尚義兼善醫術父遵道沅陵主簿謫繫京師乞身代事未白而父没治喪如禮以學行聲聞江東郡縣薦爲教官不就永樂末舉醫生至南京所居鄰有嫠婦少而美夜穿壁將奔之敏德亟排戶冐大雨出旦日即遷他所時仁皇帝以太子監國命教功臣子弟洪熙改元拜監察御史巡按貴州恩威並施還三都所遺贐金題之詩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頭最險灘若有贓私倂土物任教沅溺碧波間清而不激若此再差廵按浙西表陸宣公里修岳鄂

王墓斷秦檜所立太學碑以扶植綱常爲務廉直敬慎持正不撓歷遷南院副都御史爲人端重純明履方居約不以窮達易所守其學務遵儒先爲文根據理義有裨世教致仕日子其爲巡江御史至通州因南望親舍止一水逕渡歸覲德怒甚不容見所居離城三里縣官聞之皆來迎謁爲之祈請再四乃許入門跪庭下良久大數其私歸之罪立遣渡江不容升堂也外孫錢昕初赴舉送以詩云阿昕今喜赴科場南北奔馳日夜忙昔日曾聞先達語一憑陰德二文章蓋因其父而規之也及昕報捷命執掃除之役以

折其少年英氣其後斲卒爲循吏歛德卒年八十六
賜祭塟謚文恪所著述有小學集解性理羣書補注
晦庵文抄北溪字訓草廬文粹文章辨體詳刑要覽
歷代名臣諫疏思庵前後續集行於世錢溥曰公嘗辨子游里門爲弟豈有荀況所謂偷儒憚事無廉耻嗜飲食之說盍苟去于游後二百載其時了弟鄉人或狃于俗習遂乃說及子游晦庵嘗記子游祠使此邑之人百世之下復有如公者出一灑其說令公自處雅儉粗衣疏食不混流俗而又淵源其學本立而用行盧陵楊文貞公當代儒碩愼許可至論公著述皆端本澄原之作又謂古道古心非今世所恒有噫是豈不足以灑其說耶　愚按吳氏世居海虞東北隅子游宅傍其生思庵固地靈再應也初延江浙時見仁和邑庠有宋高宗書九經論孟碑多散布行路曰此宋南渡始崇道學事也命儉其所遺得百二十片復置殿廡見李公麟書先聖賢

像而秦檜記之有縉紳未純儒術顛馳狃詐僥倖
功利等語蓋指當時圖和議者曰此正勝庵所謂
邪說誤國罪萬死不足以贖者也卽命磨去及還
都憲姑至留都適習儀朝天宮謁卞忠貞墓見其
偪隘立命道士撤垣屋還所侵
地若先生者可謂功在名敎矣

彭朂字祖期江西永豐人生有異質七歲日記數百
言嘗從鄉父老入佛寺獨不拜寺僧強之不從反叱
之曰彼佛者既不衣冠我何拜爲人大奇之年廿六
登永樂乙未進士念親老乞改敎便養得南雄府敎
授分考雲南鄉試正統初元少傅楊士奇薦之召拜
御史提督南直學政敎條畢立寬嚴得體己未廷試
三甲魁選悉出其門至今論南畿提學必以彭公爲

第一以內艱去起復抜授吏部考功郎中更定條例
考功爲之一淸已補山東按察副使巳巳之變廷議
以其才可用乃勑簡練軍壯固守城池督造軍器送
京營於是出入宣勞屢疏兵事抗直無隱居四年自
陳得歸時年六十四祖期所至毀淫祠寢齋醮而表
章先賢祠墓甚多嘗上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
非孔子刪述六經垂憲萬世則其道無傳所謂集羣
聖之大成也濂雒關閩之學非朱子註釋六經而裒
集諸子之言則其學不明所謂集羣賢之大成也今
朝廷於孔子至矣而朱子建寧舊宅有祠無祭子孫

身服徭役誠非所宜乞定議褒崇幸甚疏入公論是之所著述有書傳通釋讀書要法山東郡邑通志勝覽等書及詩文集行于世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生有異質五臟露如水晶智發髓神七歲通語孟十二能詩賦旣而聞魏范濮於理學乃禮延於家供子弟職日與講習性理周程張朱諸書久之歎曰此道學正脉也（魏范字希文高密人時與永嘉徐懷玉濟南王素亨皆以耆儒成玉田先生奉父教師之三子皆不敢當禮）逐焚所作詩賦耑求理學至忘寢食處恭執敬氣象儼若成人父貞司教鄢陵時例庠之科貢職教者克戍父慮之困強先生補鄢陵諸

生永樂庚子中河南鄉試第一辛丑成進士擢御史時楊文貞公士奇在閣求一識面不可得差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全帙不下數百萬言晨夜玩讀潛思有得秉燭疾書深探賾玩或通宵不寢正統元年初設提學憲臣出為僉事視學山東首明理學以淑人士人稱為薛夫子大璫王振問于三楊吾鄉誰可為大臣者皆薦先生召為大理右少卿三楊以此舉出振意欲先生一見振先生正色曰安有受官公朝而拜恩私門耶振聞而憾之已而遇諸塗衆行跪禮先生獨不屈振益不悅會有獄夫病死其妾欲嫁私人王山山振姪也正妻

不許妾嫁妾遂誣妻毒殺夫下御史獄坐妻死先生辨
其寃益觸振怒其黨誣先生受賄棄律出入罪滕言官
劾奏論死先生怡然曰辨寃獲咎死何愧焉獄中日手
周易誦讀不輟將刑神色自若會振家一老僕哭於厨
下振怪問之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耳振問何以知之
曰鄉人也備述其賢振意動而止尋大臣申救又家人
乞代死有詔赦歸田居家六年閉戶不出造詣益邃十
四年用侍郎江淵給事中程信交薦起大理寺丞分守
北門禦警景泰改元督川雲轉餉貴州遷南京大理寺
卿蘇松饑民貸粟富民不得遂火其屋竄匿海中朝廷

遣都御史王文往案坐謀叛連五百家先生抗章力辨獲免文謂人曰此老崛強猶昔是冬御史劉孜薦先生粹學飭行乞召置館閣俾講學輔導必有裨益上不許守備中官興安袁誠時無抗禮者午節饋扇先生曰此朝廷禮不敢受於是益加敬憚太監金英奉使南京諸公卿共餞江上先生獨不往英北歸言於人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四年秋召入爲大理卿裕陵復位擢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一日召入便殿上服小帽短衣先生不入上遽易服始命入見所陳皆正心誠意之說及出上語左右曰此正薛夫子也時有矜迎復

功者先生曰許魯齋不陳伐宋之謀凡事取必于智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尋典會試錄首序以正學復性爲言或請易答曰平生所學惟此事竣晉禮侍左會欲遣使徵鄉西畬先生持不可弗聽又見曹石等竊弄朝柄歎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遂引疾致仕石亨來視疾曰先生既不留願爲先生請勑即家塾敷教且有以資養答曰昔許魯齋去位元世祖賜勑書爲教授齋懸之屋梁終不以示人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耶亨歎息而去歸至直沽道遇風雨舟不前餱糧俱匱日中猶未食從者皆愠先生歡然吟詠歸家八年四

方學者從游甚衆先生惓惓以復性爲教曰此程朱奥緊爲人處而永叔言性非所先誤矣六經四書性之一字括盡孟子以後道不明只是性不明學者明此性行此性而已爲人剛方正大一以聖賢爲師學務力行不尙辭說處已接物不詭隨不屈撓辭受取與必揆諸義一毫不苟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居家孝弟忠信對妻子如嚴賓及至接人和氣可掬不語人以其所未至有所誨廸不出存誠主敬反身窮理數端歸之復性初無甚異於先儒之所言而洞徹下上傳諸無弊曰聖賢千言萬語皆說人身心上事誠能因其

言反求之身心擺脫私累則身心皆天理矣曰萬物不能碍天之大萬事不能碍心之虛曰一身萬物皆天地公共之器非已所能私曰格物只格個性曰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皆徹語也晚年涵養純熟至卒之日作詩曰土牀羊褥紙屏風睡覺東窗日已紅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時為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壽七十有六訃聞贈禮部尚書謚文清學者稱敬軒先生嘗言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有所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之故於諸經亦無所注述有讀書錄續讀書錄行于世河汾集藏于家劉

文安公定之首請從祀文廟嗣後言者又數輩隆慶初

詔允從祀稱明儒第一

嘉靖巳亥御史論薛文清應祀典集羣臣議或謂薛無著述而欲祀孔廟猶無汗馬之勞而欲配帝享於義不稱中允秦鳴夏疏爭曰興王之業固有不盡待于汗馬者而況吾道之於著述耶自秦火烈與端緒諸儒之傳經守正有足多者時也迨夫理學既明家徧戶曉枝葉滋蔓戕害本根瑄獨反躬實踐厭斥支流遡尋正脈使學者曉然知所趨向此其功大於著述矣臣以爲昭代必欲崇異從祀以風示來學非瑄不可鳴夏字子亨號白進臨海人嘉靖壬辰進士萬曆甲辰東林書院九日首會山陰劉念臺講克復章畢坐中尚翁後不滿于薛文清無錫高存之請故念臺徐日易備一事文清聽以大理卿理餉雲南歸而不諍猶日位不在也于忠肅臨刑文清時在內閣建言云天子新復辟不宜誅戮以傷天地和氣于初擬極刑不因文清言復斬此事爲傑心否乎存之日論至此却不能爲文清解可見後世眼可畏不爲你絲毫隱漏也念臺又日所以文清不久去位以爲曹石之故非也只

此事文清已不能安其位念臺將別去存之曰此會可以千秋　愚按山陰此論其詞雖若不滿亦可謂善體文清之心矣

閻禹錫字子與河南洛陽人性純孝九歲時哭其父幾至滅性正統甲子年十九領鄉薦乙丑會試中乙榜授昌黎訓導丙寅以母喪歸廬墓終制有強暴見化白蟻出集之應有司以聞詔旌其閭既而聞河汾薛夫子講明程朱之學遂謝舉業往從之游得其大指而歸起補開州訓導遂以其所得爲教四方從者日衆學舍幾不能容州倅無少長皆化之曰無取閻先生非刺也稍涉不義即相誡曰無令閻先生知之

正身飭行望者心釋人以比司馬端明之在雒天順丁丑內閣李文達公賢薦爲國子博士尋遷監丞諸生之事干謁者悉不得行不遂者或以買怨癸未謫徽州府經歷諸生詣闕奏留者至再甲申遷南京國子監助教復轉監丞掌京衛武學事世祿子弟悉知讀書繇禮踵登甲科而號爲儒將者亦多出其門四典文衡尤稱得人久之超拜御史提督畿南學政子與感知遇慨然以造就人材爲志勵名節敦士風抑詞章之習明本原之學取周子太極圖通書爲諸生講明之一時人士皆粗知性理又疏場屋數十弊奏

上皆賜施行時論稱快焉成化丙申無疾卒于官士子如喪考妣公卿大臣皆惜之宦游三十年清苦蕭索如寒士每去任囊無一錢死之日諸門人屬吏相與致賻始克殯所著有自信集所纂述有𤄏庵要語二程全集薛文清公讀書錄河汾詩文等編行於世

張鼎字大器陝西咸寧人父廉爲山西蒲州知州大器少從父之任受學於河東之門用是日加勤勵一稟于程朱正傳文清深許之歸補西安郡庠景泰癸酉以易舉于鄉成化丙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選員外郎砥持淸潔推讞詳明甲午出知山西太原府太

原為省會劇郡故稱難治大器游刃有餘循良弁三晉郡人德之不忍其離去故九載考績晉山西叅政仍署府事又四載始遷河南按察使振肅紀綱奸貪斂迹弘治改元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時畿內多事盜賊充斥行旅戒嚴乃築牆植樹自內丘直達京師緜是道路肅然久而賴之值歲大祲給糧賑濟民免流亡辛亥晉戶部右侍郎尋以病歸大器為人仁厚敬慎事不苟為非義一介不取終身恪守師說不敢稍有踰越文清公沒其文集散漫不傳為之搜輯較正凡數年稿始克成乃為序梓而傳之至今

學者尙論文清必以大器之言爲徵信弘治乙卯卒于家年六十五所著有仕學日記自在詩文槀齋博稿行於世三原王端毅公銘其墓云理學傳自文清公高名可並太華峰世以爲確論

喬縉字廷儀河南洛陽人少穎敏薛文清公見而奇之授以毛詩及太極西銘諸書成化壬辰登進士丁艱歸服闋授工部都水司主事督理山東泉源時諸泉湮塞或爲豪宦侵匿漕運屢梗於是行部得湮塞泉四百有奇侵匿泉二百有奇合六百餘泉會于洸汶泗沂四水漕運大濟大司空以績奏改兵部職方

轉員外郎弘治四年出補四川叅議至任有馬湖知府安鰲殺敘南衛千戸曹明獄久未決廷儀一訊即服尋以征貴州苗督餉有功拜文綺寶鏹之賜久之不調葢忩者尚以治泉之故從中尼之也廷儀知之遂上疏乞歸年七十二卒所著有性理解惑及河南郡志行于世

李杲山西安邑人景泰丙子舉人授淸水縣學教諭恭勤博覽嘗從學薛文清公而德行粹白時人多以理學師之

衛述山西蒲州人受學薛門得其傳忠信無僞可透

金石其門人楊瑩字大潔官叅議年四十餘以清正

忤執政引疾歸誦習遺教益礪介操

張傑字立夫陝西鳳翔人生有異質穎悟過人稍長

入郡庠卓然以聖賢自期年二十一領正統辛酉鄉

薦乙丑會試中乙榜以親老就山西趙城訓導居官

六年惟以講學教人爲事一日薛文清公過趙城共

論身心性命之要文清歎服而去立夫之學繇是益

浹景泰辛未聞父工部公之訃徒跣奔歸喪葬悉以

禮先是里俗多用浮屠法立夫一切屏去鄉人化之

服闋以養母不出天順癸未母棄養既禫有司勸駕

立夫蹙然曰吾少也力學以明道祿仕以養親今吾
親終矣而學無所得尚欲仕乎遂不復出因賦詩自
責曰年幾四十四此理未眞知晝夜不勤勉遷延到
幾時益大肆力於學居恒瞑目端坐至於移時起則
取諸經子史朗然諷誦或至丙夜後巳最愛涵養須
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因大書揭座右弟子從游日
衆乃拓家塾以五經教授學者稱五經先生亦稱默
齋先生巡按御史疏薦爲提學僉事不報成化乙酉
應天聘典文衡辛卯叅臺馬公震聘攝城固縣學事
俱謝不往與皐蘭段先生堅趙侍御英河東李學博

景秦州周布衣蕙往來論學而段尤稱契厚或勸以著書答曰吾年未艾猶可進也俟有所得爲之未晚乃竟未及著書而卒年五十二立夫篤于孝友事二親曲盡子道與兄英爲異母同居五十年無間言姊早卒撫其子若已出教之成立御子弟一以禮法內外斬斬嘗自題曰讀孔孟書學孔孟事知有未眞行有未至惟日孳孳以求所無負也其勤勵若此沒後郡守趙博白兩臺即塋左建祠祀之

劉誠字敬之北直鷄澤人弱冠登天順丁丑進士擢翰林簡討輔導德王尋遷秀王府長史以禮輔王多

所啟沃作千秋日鑒錄以獻及王就國汝寧在途淹留上章懇諫王即兼程以進既抵國羣小欲毀孔子廟以廣王宮力諫不可廟得不毀改寧國府同知遷湖廣參議分守湖南凡化民振俗動引古誼不加笞罰或譏其迂曰吾道如是也居官廉俸祿之外毫不妄取初從國子監丞閻子與學易得河汾嫡傳既登第窮探力索務求四聖之旨嘗謂焦贛易林祇取納甲飛伏非聖法廼作周易衍辭又取漢唐宋詔誥章表可爲訓者作典謨遺旨採楚漢以下詞人之作散見諸書得三百之旨者作風雅遺音又謂邵子皇極

經世自鄱陽傅氏後知者蓋鮮因淡求其理重加訓釋而未就以蔡氏洪範皇極內篇揲法不傳精思潛玩遂得其法且爲補其釋數之缺嘗於秀王前講書西伯戡黎主吳氏說曰戡黎者武王也右長史趙銳主孔氏說曰戡黎者文王也敬之曰紂都朝歌黎在畿內豈有人臣伐畿內之國尚能退就臣位乎此乃孟津之兵首事于黎耳其識議類如此童時喪父悲哀毀瘠如成人事母以孝聞家貧爲童子師資束修爲養既仕有祿悉歸於母錙銖不入私室每有賓客宴會先具甘旨進母然後出以供客終其身以爲常

嘗以公事落施州久不見母一日方治文書忽潸然不自勝從吏請其故曰吾思吾母不得見耳兄早喪事寡嫂敬而有禮其弟友益天亶也成化庚子六月疽發於背慮遺母憂有問者輒曰無傷也疾亟以手拊牀曰我死不足惜第念老母不獲終養耳遂卒年四十八卒之日囊無寸帛幾不能殮賴僚屬賻之始克歸其喪

雒閩源流錄卷三 終

雒閩源流錄卷四

無錫張夏纂　門人婁源黃昌衢昌修校

段堅字可久陝西蘭州人生而剛方穎異讀書即知正學年十四爲郡諸生見穊山陳先生書銘於明倫堂有羣居慎口獨坐防心之語酷愛而敬誦之遂慨然以爲

聖賢可學而至年十七王父沒白其父治喪不用浮屠法凡當世宿儒宦游於蘭者無不師之於經史蘊奧性命精微不究其極不止也動作不苟人以伊川擬之正統甲子領鄉薦明年下第歸鄉之士大夫多遣子弟就學可久以師道自尊教法嚴而造就有等士類興起已已英廟北狩應詔詣闕上書不報乃裹糧買舟南游淼齊魯淮楚以至吳越求友訪道踰年始歸學益有得景泰甲戌登進士以文名徵纂山西志明年志成復命尋移疾歸讀書於五泉依巖作洞以為會友講習之所有得即形於詩天順己卯遊山東福山知縣福山故僻邑

可久以德化民刊布小學諸書令邑人講誦復以詩歌興之必欲易其風俗繇是陋習丕變渢渢乎有絃誦風既六載以李文達公薦超擢知萊州府名郡縣官師與燕俾言志詠歌用申政教未朞月萊人大化以憂去既禪不遠北上乃訪周廷芳於泰州訪張立夫於鳳翔相與講學久之復補南陽在南陽慨近世學者以讀書媒利祿階富貴尠知聖賢之學遂倡明周程張朱與古人爲學之意建志學書院聚郡庠及屬治諸生親授講說又以民俗之偷繇未預教乃遴屬治童蒙授以小學孝經文公家禮諸書俾之講習又剞刻二程全書胡致堂

崇正辨僞盈科者給課士習翕然改觀復創節義祠祀古聖母烈女以風風勵羣俗尤嚴逆巫尼不使假左道傷風化治南陽八年郡人戴之如父母其敬畏之至若家有一段太守者治行爲天下第一以直道不能諧時竟致政歸結廬蘭山之麓扁曰南村曰東園授徒講業徜徉崟泉以自樂性孝友治父母喪一遵古禮居家嚴內治崇禮教儼然爲鄉邦典型其學近宗程朱遠遡孔孟而功夫一本於敬所至從游者衆多所成立如同郡董學諭芳羅僉憲膺彭少保澤孫孝廉芳泰州周布衣蕙山西董僉憲齡福山張同知巘南陽柴尚書昇王文莊

鴻儒熊少參紀張孝廉景純皆門牆尤著者成化甲辰卒年六十六門人私謚曰文毅先生初號栢軒後改容思著有容思集栢軒語錄行於世

王鴻儒字懋學河南南陽人少奇穎工楷書爲諸生提學副使克菴陳公試其文驚曰是經世之文非舉子業也郡守容思段公更以所學授之成化癸卯舉鄉試第一丁未成進士除南京戶部主事遷員外郎擢稅淮安鳳陽皆著廉績遷山西提學副使抑浮崇雅先行實而後詞華品藻不失因才開發終日面命不倦多士歸心焉孝皇一日與劉大夏論人才曰如

山西副使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大夏對曰此人才行不易得誠如聖諭歷遷吏部左侍郎以甄拔爲己任官至南京戶部尚書嘗曰濟天下事惟誠實者能之趨名者亦趨利無益也於書無所不讀大要以窮理致用爲主雖一字之異同亦必求其原而審其義之所安故其所得弘博與衍交發互益其於六經沛如也善論斷諸史尤明習國家故事學者稱凝齋先生卒謚文莊同邑張景純字文粹受業於太守容思段公領成化丙午鄉薦凡性命道德之旨天文地理之學無不精究曉悉著書立言名重一時文莊每歎服

之未仕而卒

周蕙字廷芳陝西山丹衛人初名檜後改今名徙家秦州少爲臨洮衛卒戍蘭州守墩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始知讀書問字聞容思段先生集諸儒講理學時往聽之有聞卽服行久之諸儒令坐聽旣而與坐講旣而以爲畏友有疑與訂論焉容思勗以聖賢可學而至教示進爲之方遂殫力就學究通五經篤信力行慨然以程朱自任衆亦翕然以爲程朱復出又受學於清水教諭安邑李公昶求薛文清之傳造詣益邃總兵恭順侯吳瑾聞其賢欲延教

其子廷芳固辭或問故答曰總兵以軍士役某召之役則往役名之教子則不敢往聞者歎服吳侯不能強遂親送二子於其家以受教廷芳始納其贄時肅藩有二樂人鄭安鄭寧者啓王願除樂籍從周先生讀書其感發人如此及隱居秦州之小泉因以爲號著深衣幅巾爲容成紀之人薰化其德稱爲小泉先生嘗游西安與介菴李錦論學介菴繇是大悟遂爲關西名儒渭南薛敬之敬執弟子禮遇人輒推誦之秦州守數造其廬舉鄉飲賓謝不往巡按杜公禮徵不見請講太極先天二圖不覺前席嘗正冠昏喪祭

之禮以示學者秦人至今遵之成化戊子容思至小泉訪之不遇留有歷盡巉崖君不見一天風雪野梅開之句又贈以二詩云小泉泉水隔烟蘿一濯冠纓一浩歌細細靜涵洙泗脉源源鼓動濉川波風塵些子無緣入寒玉一泓清更多老我未除塵俗病欲煩洗雪起沉疴白雲封鎖萬山林卜築幽居深更深養道不干軒冕貴讀書探取聖賢心何爲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欲鼓遺音絃絕後關閩濂雒待君尋薀師弟間期許良至也迨老以父游江南涉險訪之没於楊子江人皆稱其孝而又重悲其阨焉門人

甚衆薛敬之王爵最著

薛敬之字顯思陝西渭南人生有異狀長身美髯左腆一黑文字深入膚裏腹有七赤痣五歲愛讀書十一解屬詩文稍長言動必則古昔稱先賢鄉人呼為薛道學屢為學使所賞鑒應鄉舉至十二次不錄成化丙戌以積廩充貢入太學太學諸生接其言論咸為歎服自太學歸而父母相繼沒徒跣奔塟值大雪盈尺兼滷淺泥濘亦不知避後遂病足遇冬月輒發母嗜韭母沒終身不忍食韭成化丙午謁選山西應州知州首勸民耕稼紡績時當東作廵察田野民艱

於耕種者資以牛種民貧負租及不能婚婺者皆助之買牸畜數十給貧氓令孳息爲養又務積絲粟不三四歲粟至四萬餘石乾蔬數萬餘斛尋歲飢應民賴之免於流亡其既竄而復歸者三百餘家皆給予衣食補葺其屋廬以安之於是屬邑聞風復者沛然更立義塚以瘞流民之死於道者弘治戊申秋南山有虎患爲文祭之旬日間虎死於壑己酉春蕭家寨北平地有暴水湧出一寨幾陸沉亦爲文祭告木郎下洩聲如雷鳴遂息漂溺之禍雅重學敎數至學舍切切爲言孔孟之道應人士始知理學奏課第一遷

應天府同知東南學者如陳聰輩數十人皆摳衣門牆居二年致仕生平嗜道若飴老而彌篤好與人講說學問卽其人不樂聽必强語之諄諄然不自休又好靜坐思索凡有所得如橫渠法卽以劄記呂文簡公嘗遇之於長安開元寺因敬叩之答曰蘭州軍周蕙者字廷芳躬行孝弟其學近於伊雒吾事以爲師入太學時道經陝州陳雲逵忠信狷介事無小大持敬遇之吾取以爲友凡吾所以有今日者多此二人力也初從周先生學嘗雞鳴而起候門開灑掃設坐及至則跪以請教又嘗語人曰介菴李錦關西之豪

偕也甘貧守道好學至死不倦今亾矣夫蓋能自得師沒有餘慕若此卒年七十四著有思菴野錄道學基統洙泗言學錄爾雅便音田疇百詠集歸來稿及演作定心性說等書行於世

王爵字錫之陝西秦州人自少潛心力學長從周小泉游而知操存郡守秦公與語悅之時與講撡存之學及教後學切切以誠敬為本弘治初以國子生仕為保安州判出納公會計當日不憚勞民服其治後秦公總督原州聘錫之至鎮居三年交如一日及歸贈以揚州鹽引數百石力辭之而惡衣菲食坦如也

州人咸稱之

李錦字在中陝西咸寧人九歲失恃如安成依舅氏韓智韓爲擇師教之端坐終日不逐羣兒嬉讀書知大義日見英發比成童歸咸寧爲諸生受易於鄉先生董德昭每試輒爲學使所稱賞及遇秦州周小泉講學得聞先儒要旨遂棄記誦詞章之習耑以主敬窮理爲事自號介菴與渭南思菴薛氏咸陽西郭姚氏同邑誼菴雍氏麗澤講習規勸弗弛濟南尹恭簡公爲通政時使秦聞其名延與語而驚服之天順壬午舉于鄉成化戊子游成均祭酒邢讓深器之令諸

子受業諸子稍不恭輒遣去後邢坐事下獄在中倡六館士伏闕抗章明其無罪義聲大著居家事親色養備至執喪盡禮力絀異端不作佛事居憂時巡撫余肅敏公欲延教其子在中以齊衰不入公門固辭余益重之後余知其喪不能舉賻以二鄉乃卻其一曰不可因喪射利也郡大夫有與之厚者賻米數十斛以詞命無俸米字辭之所居僅蔽風雨茹澹服疏雖屢空終不輕有所取性剛介不妄交接不苟要約義之所在確然自信不以一毫挫於人與後學解經平正通達不爲鑿說諄諄忘倦再訪小泉于泰川印

證所學設疑辨難叩應不訛小泉歎服而去小泉嘗難之曰有人親病劇思食一梨求諸市不得鄰人有種者非竊不獲將竊之乎答曰辱身以及其親非孝也小泉是之數上春官不第謁選松江府同知職親戎牒夙夜精勤奸無所售有脫役垂四十載者始察而發之即令補伍雖權貴居間莫能奪也拘於官守未究厥施踰歲卒於官年五十一貧無以殮僚友賻之始得歸骨其爲學務窮性理體之身心不好立語言文字以故沒之日遺稿無存沒十年而楊文襄公督學關中以執友靈寶許襄毅公之命特表其墓而督學虎谷王公賦詩弔之有云化如和叔詞章外貧似原思草

澤間聞者以爲知言後數十年而有渭南李錦焉傳

見後卷

劉觀字崇觀江西吉水人學博才高行文奇逸不可一世正統丙午舉鄉試第一巳未成進士尋以疾告歸丁內艱服除遂堅臥不起杜門謝俗以讀書養性爲事四方來學者日衆隨材造就縣尹劉成爲築書院於虛丘山題曰養中取劉子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福之義因箴以見志所居四壁書儒先入德造道修巳治人之事以備觀省復列責志恒心二圖置座左右又大書誠明敬義四字各爲箴以剖其蘊嘗語學者曰小學

一書是教做人樣子到老須以此立脚又曰吳文正公
嘗云一舉作狀元便謂事業了當者鄙人也斯誠確論
又曰吾幼見青紫赫奕知進士之貴輒慕爲科舉之學
既臥病京師讀儒先諸性理書乃知科舉上更有此學
又輒慕爲之今殊覺進士非貴也或請著述曰朱子吳
文正之言尊信足矣復何言間取勤儉恭恕作四箴以
教其家取呂氏鄉約表著之以教其鄉冠昏喪祭悉如
朱子家禮家有孤㷀不能自存者隨力周養之崇觀爲
人尚質行務其身飯脫粟服浣袍澹約不異貧生每旦
祗謁先聖畢即凝坐一室竟日無惰容隆冬盛暑不少

輟嘗有詩云願做好人清節苦要圖快活令名汚吳康齋誦其言以語人曰即此足以知其操矣書院之退居曰臥廬學者因稱爲臥廬先生

夏寅字正夫南直華亭人正統戊辰進士除南京吏部主事進稽勳郎中拜江西按察副使專董學政崇雅黜浮鑒別悉允復文信國祠葺白鹿洞書院修陶侃讀書臺以風勵學者遷浙江叅政處州民有苦虐政走聚山谷者同官招之不聽曰須夏叅政來乃可爰下檄即散復業進山東右布政使嘗疏論國家之勢在離合合則安離則土崩今兩京並建其勢宜常

合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飢饉無聊宜賜賑䘏臨清乃南北咽喉或暫梗焉爲害不小宜選大臣有實望者鎮守訓兵屯田示天下形勢有旨出白金四萬兩賑徐而命都御史賈俊鎮臨清焉他所論列若文廟禮樂之數正風俗立紀綱崇文化作人材之類雖不盡用識者韙之正夫自幼岐嶷有巨人志日記數百言稍長益肆力問學居官公暇杜門讀書不輟誠心直道無黨無援自筮仕爲郎二十年爲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語客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

也聞者以爲名言後學稱止軒先生所著有紀行集

備遺錄政鑒東游錄史詠等書行於世

何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吏部尚書文淵之季子少穎異年十一修撰周旋見而奇之問所讀何書曰陳子桱通鑑續編又問其書法若何應曰先輩著述非後生所敢議然呂文煥降元不書叛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曹彬包拯之卒不書官紀羲軒則採不經之談書遼金則失內外之辨此其書多可議者旋大驚服問質其父曰趙普沮立德昭是逢君惡也死可書爵乎宋舉人吳澄仕元何以從祀父奇之景泰庚午姑蘇韓雍巡按江

右欲私見之辭不往及入試天台章拯得其文擢置第一鑒察御史周孔明以其父方秉銓衡懼招物議乃移置第六明年會試亦以主司避嫌改列乙榜至父致仕遂登甲戌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改刑部歷員外郎中數辨寃獄錦衣官較有犯輒坐以法不少貸御之者輒嗾其黨捃摭無所得繇是相戒不敢犯擢福建按察副使擒盜礦賊奏減礦課捕通番者奏立歸化縣民無得侍遠逋賦修龜山先生墓復其書院籍廢寺腴田百畝以給其子孫遷河南按察使辨溺河民寃開封大飢力賑貸之轉湖廣右布政使會荊襄大水漂溺千家爲捐

循發粟俾葺民居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兼督兵三關屢立軍功名爲刑部左侍郎小王子寇大同圻輔震驚奉勅巡邊經畧戰守爲必搗老巢之計寇遂遁走奉命賑飢請發內帑併淮鹽銀勸貸穀粟所活三萬人招回復業者十四萬人附籍者六萬餘戶播州宣撫楊友誣其嫡兄宣慰使楊愛反交通唐王以狀聞廷秀受勅往訊諸受友賂者悉爲游說必欲去愛廷秀至獨捜友子毋奸惡罪條上曰愛無反謀革友宣撫削官銷印遷之保寧播州遂定孝廟初晉南京刑部尚書奏還留守所奪民蘆洲請給精微批以革官較私出駕帖

在南二月名拜刑部尚書京師大水乞選官錄囚請禁京師異言異服上皆採納大學士劉吉惡其切直嗾御史鄒魯以事誣之乞致仕去屢奏薦起竟不用弘治壬戌卒于家贈太子少傅謚文肅其學以窮理爲先博物洽聞爲輔正心修身而措之家國天下爲期自公之隙日存心寄盡在於書書有異種輒從假錄藏書至三萬卷爲人鯁介寡與筮仕郎自誓不營私□何權貴不以愛憎爲賞罰持身廉潔郎一介不妄取諸餽遺悉不受督閩市舶中貴人死鎮守分其貲遺司道力辭不獲輸丁公帑初官南禮曹歸葬父卜地不得吉會宋樞密陳

文定公葬父廣昌了孫貧欲鬻其葬地衆謂此吉壤謝曰槩人父而葬吾父吾不忍爲人以此推其厚德所著有周禮註解左傳擷英宋元史臆見椒丘集行於世

廷秀初第進士奉使淮西巢令聞欲以嘗師其父冢宰公贈以白金文綺廷秀卻之欲曰吾以壽吾師非贈君也答曰子以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爲湖廣布政時都指揮僉事武成感其嘗薦己贈以犀帶銀器數事廷秀笑曰我知君君何不知我成斷而退及致仕日惕宜慰遣使致金銀爲壽併獻文梓可爲棺者廷秀一無所納或言可受廷秀曰戒之在得正在今日沒後有司請謚謂其仕也有功有烈處也有德有言信道之篤歿無愧于薛瑄著述之多實可比乎丘濬宜謚文書聞者以爲稱其情云

吳與弼字子傅江西崇仁人國子司業溥之子溥初爲修撰以

胡儼爲司業在國學教人恒使致力本原曰事口耳以取近利非士也每晨五鼓坐堂上視諸生所習爲之講說懇懇不倦而革其涉躐蹈襲之弊終日危坐人不見其怠容在翰林國學二十餘年操守如一日未嘗一涉足權貴之門

初名夢祥別號康齋幼時讀書鄉較嶷然有立年十九讀伊雒淵源錄心慨慕之及覩明道亦嘗有獵心乃知聖賢必可學遂棄舉業絕人事獨處小樓日取諸經傳語錄玩味之不下樓者二年餘或謂之迂拙或謂之怪僻皆自以爲見之未明行之未力也後漸有所得作詩曰九仞始一簣千里方跬步又曰神當通鬼神志當貫金石父官京師日往省粗衣敝履人莫之識父命還鄉畢姻而來及親迎後不行合巹之禮與妻另舟

赴京拜父母畢始入室嘗謁父執胡儼到門即四拜及見乃長揖儼訝問之對曰恐勞長者答拜故先之且面辭則不得必拜也他行執古禮多類是久之名聞中朝正統景泰間僉事何日學等屢疏薦閣學士楊溥甚重之景帝遣行人徵之凡兩名不起或問之太息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難矣吾庸起何爲必除之吾可出至天順初以忠國公石亨薦上命行人曹隆齎璽書束帛造其廬乃應名上聞其將至喜甚名閣學士南陽李賢曰與弼至當何官賢曰今東宮講學宜老成儒者司輔導莫如宮僚宜問何職曰庶子諭德皆可上曰

諭德善賢贊曰幸甚弟始至乞名至文華殿賜顧問俾得望清光上曰然朕當以束帛禮之賢請爲授館具餐是日命下朝士聞者莫不灑然驚異動色相語以布衣乃一旦遭逢至此也康齋至上疏辭官不拜名見文華殿以野服見上命之前乃前上曰久聞高誼特聘卿煩輔導東宮毋辭爲也對曰微臣少賤多病杜迹無行能爲聖明過聽禮名臣臣實内愧謹力疾謝命臣今年六十八實不能供職上曰宮僚優閒何必辭賜文幣牢酒既退上顧謂賢曰人言此老迂不迂也其趣令就職時南陽首以賓師禮遇待康齋公卿大夫士屣履擁

門而謗忌萌起一日於南陽所坐上坐適尹編修直入側侍尹艴然不平南陽問下學上達康齋曰今未論上達且論下學事蓋欲令自得也尹不省謂殊疎不能條析乃如此出大肆訕而中官等見其操古禮屹屹亦羣訾姍笑之士大夫以爲言南陽爲之解曰凡爲此者所以礪風俗使奔競干求乞哀之徒觀之有愧也諸君咸人之美可矣康齋既三辭不得命稱病篤不起上諭賢曰與弼至不就官者何必欲歸姑受命需秋涼而遣令祿之終身顧不可乎卿爲朕道意賢諭旨康齋辭益堅賢乃具爲言上曰果爾亦難強留允其辭康齋表陳十

事以謝一崇聖志二廣聖學三隆聖德四子庶民五謹命令六敦教化七清百僚八齊庶政九廣言路十君相一德同心首舉程頤謂言人便以聖爲志言學便以道爲志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伏願陛下斷然以堯舜自任雍熙自期勿貳勿疑次言願博訪儒臣知此道者講而明之臨行上再召見慰勞復賜璽書遣行人王惟善護送還鄉命有司終身公養比歸道遭風幾覆舟衆皆駭怖康齋獨正襟危坐舟定人問其故曰吾守正以俟耳過南京士大夫有候之者多不見有問者曰先生何爲不致君而還但搖手曰吾保性命而已未幾石亨敗

凡與亨交者悉被重譴而康齋不及人始服其先見居鄉動必以禮中歲家貧躬親稼穡手足胼胝四方學者至約已分少飲食教誨之束修皆不受師道尊嚴議論英發喜啓廸人聽其言者莫不踴躍思奮恒勵學者進修不可躐等必先從事小學以立其基然後進乎大學以極夫體用之全論語則以博文約禮爲要孟子則以收放心充四端爲本中庸則謹乎存養省察之功以致中和之極明太極以知性之原究西銘以識仁之體易宗程朱而鄙新奇之說書則古文雖致朱子之疑或以爲僞而删之然義理精深固不得而去取也朱子詩解

已無餘蘊春秋則本程子而資胡氏之發明三禮講而習之以見聖人品節之精其他異端稗說不接於目惟程朱之言不忍釋手病宋末箋注之繁故不輕於著述云胡居仁陳獻章皆其門人後獻章自立宗統流爲別派亦不敢忘師承也獻章自廣來就學日晨光初動康齋手自颺稻子從作獻章未起大聲呼曰秀才若爲懶惰即他日何從到伊川門下又何從到孟子門下又一日出穫爲腰鐮所傷血出不止視傷處大聲曰何可爲物所勝乃竟穫如初其克勵若此而胸次灑落務涵養性情有孔門陋巷舞雩之風晩造詣益深嘗視種田畊

學者曰此爲何曰種田因微笑曰非也此贊化育爾
處洞然矣成化己丑十月十七日考終年七十九所著
有康齋日錄及文集行於世嘉靖中江西巡撫陳洪謨
疏請祠額祭典詔賜祠名崇儒 陳公甫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開悟主上惜南陽不悟以爲實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累康齋遂決去 賀陽亨曰吳康齋自說七十三歲方知戰兢臨履三句有味蓋是時年彌高德彌卲心與理合只有一箇惝憬故謂其有味　按康齋先生歸後絕不言官以民服力田終身時撫守張弼首攻數年康齋拒不見張恃京貴有忌康齋者欲壞其節行每加侵侮令人訟之邑民無應以嚴法令他人代弟訟之牒入即遣隸拘之門人列叔心輩勸以官服往不聽終以民服從拘者至庭守仍慢侮已而竟以禮遣康齋無慍色亦不訟非其弟意兄弟相好如初然則尹塞齋瑣綴錄所載正坐此誣贓耳非實事也其應石亨之薦亦猶龜山

由蔡京之薦非護于求固無玷辱雖爲亨跋家請自署門下士雖其文寥寥無訣語卻不免枉道徇俗之大士林恥之而持清議者至比之同流合汚斥爲僞學謂非自貽伊慼乎竊謂愛康齋者決不容寬其責備毀康齋者終不能掩其道德如康齋之安貧之譬位固當求諸古人中況倡學之功無窮乎後生愼無輕訾可也

鄭伉字孔明浙江常山人年十三治舉子業文理蔚然二十爲博士弟子及省試一再不合棄之曰顯親揚名恐不在是也先走豐城拜丁潛軒之門求踐履實學時年三十餘矣乃復見吳康齋於崇仁康齋曰此間功夫非朝夕可得恐誤子遠來對曰此心放逸已久求先生收之耳敢欲速乎因受小學日自驗於

身心徐得聞四子六籍之要久之於道若有見焉乃歸築室於龍池之上日取諸儒論議一切折衷於朱子凡古載籍鮮不讀但不讀佛老之書嘗謂其毀肢體滅人倫即不容誅又何待讀其書而後辨其謬哉一時名公若蘭溪章楓山開化吾文山南昌張東白皆與相可否執親喪極哀祠墓殯葬一本之家禮設義學立社倉事事皆著實地自顏其室曰敬齋以自勵所著有易義發明卦贊讀史管見觀物餘論蛙鳴集凡數十萬言惜燬於火僅存什一

謝復字一陽南直祁門人自幼聰敏性復純篤嘗從

父游文廟問曰儼然而肖像者非聖賢與夫非盡人之子與父奇之稍長受春秋於翰林竹坡先生即了大義已歎曰學以謀道滯心文義以干祿吾弗爲也於是潛心經史以古人自期聞康齋先生講道小陂遂棄舉子業不遠千里往從之凡有得於講授者必心體力行以求自得三閱寒暑彬少解康齋喜曰吾道有望矣既歸益修躬行日率其弟嘉侍親側饌具必躬治坐立不敢南面退與其妻葉氏相敬如賓與弟嘉敦友愛親沒不御酒肉蓋孝友之至發自天亶垂老如一又率族人即城南建祠祀始祖唐金吾公

以下冠昏喪祭悉遵古禮爲鄉人倡平居寡言笑接人和易有問應答如懸河其爲學自踐履入嘗聚徒南塘每開迪以孝弟爲先窮年一室討古論今遇感有作多悠然自發其所養弘治中與修邑志太守幸菴彭公深敬禮之造詣既久遠近知名葉畏齋問學曰知行並進否則落記誦訓詁格矣令鄭公問政曰辨義利則知所以愛民勵己時以爲名言世居庠西晚徙築西山之麓學者稱爲西山先生曰南塘漁隱曰褒翁曰無慮子則皆其自號弘治乙丑卒年六十五所著有西山類稿高陵呂氏爲序而行之

婁諒字克貞江西上饒人早歲從吳聘君游朝夕劘切稱爲純篤力行拔俗教孚妻子取聖賢經傳語心學者編之曰心學要語嘗任成都府學訓導以母老棄官歸養屏居玩理久而彌精與餘干胡叔心南昌張廷祥嘗會於弋陽之龜峰餘干之應天寺發明學術於時後進從游者輒抗師道臨之得聘君家法其教人大要以修身正心爲主日用應酬一切納之於禮見人有過輒面折之務令改圖然後已四方學者稱爲一齋先生愚按一齋長子性與王陽明父海日翁同成化辛丑進士聯居京師陽明年十七入閩過廣信奉其父命從一齋問學一齋以心傳告之次子忱官司訓十年不下樓居蓋皆

淳質君子也然羅整菴嘗言一齋以作止爲道因
取禪家撥柴運水則其流傳之失似亦一齋早示
之際矣又嘗見莊定山寄一齋詩云江門風月詩
遠塘木花趣安得二先生傾倒蘇湖寺又云朱學
本不煩陸學亦非簡先生一笑中皓月千峰曉蓋
定山與白沙同道欲通之於一齋也夫一齋既已
作陳之合安得不開王之先
耶明儒學脉之岐實開於此

任泰字亨伯浙江嘉善人苦學勵行嘗大書敬字於
壁中夜起坐對期不愧屋漏成化乙未第進士授上
饒令時婁一齋諒稱名儒屆體事之爲政知大體增
置學舍親爲講授立法清田以杜爭訟旱則教民盡
力陂塘使得灌溉作浮梁增社倉有古循吏風滿六
載名入卒于京

陳眞晟字晦德改字剩夫福建鎮海衛人年十七八即能自拔於俗厭末作之蠹心而棄之惡異端之害道而拒之耑心致志以儒爲業業成薦於有司至福州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及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博採主敬諸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及求其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主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於一靜而主於一則靜有所養

而客念不復作矣動而主於一則動有所持而外誘不能奪矣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葢意有善惡若發於善而一以守之則所謂惡者退而聽命矣又嘗語人曰人於此學若眞知之則行在其中矣葢以知之眞則處善安循理樂其行甚順然其氣禀有偏勝嗜欲有偏重二者用事甚順而易者反逆而難矣此聖門論學於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之後又加以篤行也先生持論之精實如此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

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之意書未上疏乞名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得旨禮部看了來說時侍郎鄒幹掌部事不知其說云何其事竟寢既而家居讀提學憲臣須行勅諭教條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崇正學迪正道敦尚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語喜曰此學較正教也然學較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也因採勅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各有條例可據而行又纂長書告當道諸君子

諸君子終不能推行其說其事亦寢先生學有所得者至是皆無所遇每四顧徬徨不能自釋聞臨川吳聘君名欲質之乃貨其家之直得五金攜其兄之子一人以行戒之曰我死即瘞於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足矣行至江西張太史元禎止先生宿叩其學所得大加稱許曰禎敢僭謂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眞吳許二子亦未是草廬康齋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鎭海初創戎壘莆人雖多讀書家自先生爲學而儒術始正自先生與莆人李文舉諸前輩講行文公家禮而風俗始正先生丰格高聳神氣肅淸望之非塵埃中人

生於鎮海遷於龍巖晚定居於漳之玉洲卒年六十四著有樵稿藏于家名布衣存稿後十年提學僉事周孟中祭以文郡守彭桓立石官道旁題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提學副使姚鏌祀之漳州鄉賢祠

彭韶字鳳儀福建莆田人爲學務清明其心以求聖賢氣象終日端坐非繙閱經史即省察性情處己待人一於誠敬中天順丁丑進士除刑部主事以前後論劾憲臣外戚兩下詔獄俱以言官申救得宥氣不少挫遇星變上言漸不克終者四事一曰正家之禮

未終二曰防微之意未終三曰持儉之德未終四曰用人之道未終轉四川副使晉廣東布政使屢裁抑中貴忤旨調貴川擢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踰年名爲大理卿未上坐前論貢獻事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復陳時政及議漕運孝廟初以薦歷刑吏兩部侍郎庚戌冬彗星見天津應詔言四事曰厚根本曰減役錢曰正近侍曰慎官爵又請復午朝延見大臣面議政事上嘉納之晉刑部尚書言皆切直德望日隆顧自處退然如無所有屢疏乞致仕比歸林下終始欲以質儉起頹風進修之功老而不倦未卒前數月

簡所知云抵家半載村居寡學所存所行一故吾而已何辭可善其後而減夙咎哉卒謚惠安其後邑人林俊疏請易謚文如文忠文正爲宜竟沮不行所著有滯稿天曹日記北岳代行稿秋臺錄名臣贊錄及續莆陽志成都志等書行於世

李宗栻字敬甫江西安福人家武功山中好古而苦學童子時與羣兒戲父怒之取紙一幅畫爲百空格跪之祠下責之曰汝即不願學遺汝農願則書百願字敬甫乃蒲伏握筆作九十九願字而署其尾曰學未就不敢盡書遂自勵於學題讀書處曰單鎗匹馬

倣去無棄他人烈火紅爐煉成方爲巳物葢治心語也入縣庠歎息曰先王設庠序以明倫復性豈徒爲科舉發跡即思近裏著巳以求放心爲宗扁其室曰寤室深潛奥伏自容止食息倫理必以古聖賢爲則而尤篤於孝其事親動循古禮服勤浣濯必勞力不敢委諸人日有錄以自省取必思義怒必思懲而兢兢於慎獨日求放心於朱子格物義所謂察之念慮之微考之事爲之際者爲多竟與顔同天人咸惜之

楊守陳字惟新浙江鄞縣人方娠母夢星落懷中及生天廷有黑子七如北斗五歲即端恪如成人稍長善古

文詞其祖栖芸先生誨之曰聖賢之學以靜思力踐爲要博聞強記輔之而已遂大有所悟入作致知力行持敬三銘以見志景泰庚午舉浙江鄉試第一辛未成進士改庶常授編修歷官至吏部右侍郎成化初開經筵每進講必積誠納忠冀開悟上心一日講武成篇曰魯論稱舜無爲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後世人主有深居禁中委政內侍者乃名望夸之禍有居高無爲肆情縱欲者乃啓祿山之變何也蓋舜之無爲者繇其封山濬川以至舉相去凶無一不盡其道武王之垂拱者繇其列爵分土以至崇德報功無一不究其心皆

嘗憂勞以有爲乃始逸樂而無爲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謂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亾者耳此聖狂治亂所以異也上爲聳聽孝宗登極詔集議祧廟禮官請祧懿祖而以德祖比宋禧祖百世不遷惟新上奏曰禮天子七廟祖有功宗有德此乃孔子之言凡號太祖者即始祖必祀之以配天若商周之契稷皆以功而非論其本統也宋之僖祖及我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所論大宗徒有取于王安石之說而不從孔子遂使七廟之中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既以配天而不正南面之位名與實乖若謂降而合食爲非禮則王

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而祀之固無嫌也今憲廟升祔請并祧德懿僖三祖自仁祖以下爲七廟異時祧盡則以太祖擬商周契稷而祧主藏於後寢祫禮行於前廟時享則尊太祖祫祭則尊德祖各不失尊嚴無悖禮時不能從弘治戊申復上疏請日御經筵及午朝聽政大略謂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心清理明聖德日隆矣優詔嘉納焉修憲廟實錄爲副總裁兼理部事尋命以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史館供職如故嘗言建文時事皆湮沒不傳及今采輯尚可補國史之闕景帝已復位號而英廟實錄猶

書郕戾王附是宜改正故事章疏留中者雖有可傳皆不得書乞宣付史館擇而書之疏未上病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懿惟新博學多識嘗奉命教內侍有德之者欲援之謝曰吾婺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以白首改節耶所著述有三禮周易尚書詩孝經大學中庸論孟私抄凡數百卷皆正其錯簡更定其章句詮擇諸家傳註而傳以已見晚年屢加删定雖大儒之說不苟雷同也弟守阯自有傳從弟守隨幼從學受易仕至工部尚書謚康簡

按文懿議祧廟禮謂德祖不可比稷契固是而以太祖比稷契可乎當時禮臣謂國家自德祖以上無可復推則德祖當視后稷太祖當視文武並百世不祧餘皆從文懿議

楊守阯字惟立浙江鄞縣人母孕甫八月夢大星墜於庭覺而生六歲受業於祖栖芸先生即通經傳大義十五從父宦泉州習古文詞景泰辛未以父喪歸得取正于伯兄惟新公學益邃成化乙酉舉浙江鄉試第一中戊戌會試第四廷試賜及第授編修歷官至南京吏部左侍郎晉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少保方從兄守隨爲左道李孜省所中傷併出惟立爲南京翰林院侍讀至則掌院事時惟新方掌翰林士論以兄弟俱發解又南北分典詞垣稱爲斯文盛事弘治改元召還纂修憲廟實錄尋侍經筵極言進君子退

小人爲治亂之機言甚激切孝宗改容聽之實錄成
擢左春坊左諭德賜白金文綺先後同考禮闈主應
天順天鄉試俱務黜浮崇渾稱爲得人遷南少宰奉
詔各舉所知以郎中陳鎬評事王紀上後皆不負所
舉署兵部遇星變言事皆切時弊上納之考績詣闕
特晉較閱大明會典居五月書成賜晏禮部晉左侍
郎支正二品俸賚寶鏹羊酒甲子考察南京諸司官
屬去取允協明年遂乞休不俟命而歸惟立孝友天
至事兄惟新恩義倍篤及謝世爲位於室朝夕哭奠
目爲之昏輯其遺文付梓以傳守隨以瑾誣繫獄罰

出米數百石輸邊乃罄所積爲助以產償之不受於
書無所不讀必以六經四書爲宗其學不專事文藝
敦大本勵行篤精思力踐期於深造其誨子弟生徒
皆率是道居常端坐靜默與人論說義理則氣和色
溫聽者忘疲致政家居凡可及民言於所司賑荒捐
稅停無益之作陰受其惠者多所著有集程朱議論
碧川文抄二十九卷困學寡聞錄十卷雜文儲稿若
干卷詩二十卷一日書數語于遺稿曰學文師韓吏
部學道師程伊川官同吏部二品壽過伊川二年文
章可得而闕望道而未之見困學勉行老而不倦守

正嫉邪至死不變越五日卒壽七十七

雒閩源流錄卷四　終